



# 白頭宮女談

果庵

## 一 五年前之旅行記

到這裏五年了，這兩天是可以紀念的日子，五年前今日我正顛沛道塗。從前五年只是一瞬，如今撐持下來可真不容易。前塵回首，恰似百戰之身，幾人尚在，所以不怕別人罵作身邊瑣事，閒話一回，恰好這又正是宮花寂寞紅的天氣。

因為受不了都市生活的重壓，躲避到小城鎮去教書，一向我是小城市迷戀者，日子過得不甜也不苦，整整三年。這回忽然得到南京友人的招呼，心裏感覺着也該換換環境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拍電報答應下來。於是向學校去辭職，回到北京，本想悄悄一走了事，不意被消息最靈通的同學聽到了，照像送別，弄得我很不好意思。那時對於新局勢之憧憬，確是很大，自己好似去探險一般，去試不可知的運氣，因為我的足迹，還沒到過黃河以南，何況又是這種烽烟匝地的年頭。青年人的熱情是可感的，他們哭泣，也興奮，我也隨着哭泣和興奮。有一個學生送我到一百里外，在車裏兀自哭個不停，同車的鄉下人，看不慣這現象，就問我是不是我是他父親，真叫人好笑！去年聽說這同學在本地作警察局長，聲名並不好，按照他的本質說，我只能咀罵社會罪惡太大。到北京的家裏，很使家人吃驚

，原來我是放春假的時候，剛剛回去過的，南京的信恰好在這時到學校，若是信轉到北京的話，也許不用這次往返了。從北方到南方的旅行，在那時還不很方便，必須先有旅行證，才能買到車票，而這旅行證，就成爲很難解決的問題。

旅行證的請求法，先到所屬警察分所取得申請書，填好覓三等捐以上的店保一家，交警察局主管科審查才能發給。如在三等捐以下之商店，須兩家。第一，普通人覓店保不易，且因時局關係，往往有連累及於商店者，故雖素識之商店，亦表示慎重。第二，店保找妥，送到警局，不知何時才能批准發證，有人說須要金錢，有人說須托面子。我萬想不到爲正當職業出外還有這麼多嘈雜，我素來是頂怕麻煩的人，而且又最不會應變。到了這時，騎虎難下，只好硬着頭皮滿處找店保，首先就想到朋友P H的老父T先生，在商務印書館作館員，我見到他，似乎對於我之走很高興，當下就到商務的對門淳善閣紙店去打保，不意竟被拒絕，我們彼此呆了許久，還是老先生想出辦法，托商務副理朱老先生轉托廣益書局；朱先生已竟七十多了，紹興人，在商務服務四十餘年，沒有子息，只有老妻同居，十分寂寞。我們拿朱先生名片到廣益，立即打好了，心中的感激，不知如何形容。可惜我到南京之第二年，朱先生即逝世了，使我沒有機會再向這溫

厚老人表示謝意。

打保的事，總算順利，可是已跑得我滿頭大汗，焦灼萬分。這回該是怎麼想法早日取到旅行證了，這步工作比覓保難得多，因我對於官府的情形一點也不明白。有位親戚在警局作科員，人微言輕，可是唯一可以奔走的門路只有他！向他說過，他說管這種事的都非舊人，彼此不熟，只能試試看。同時告訴我許多黑幕，證實了不花錢或不託人就拿不到旅遊的傳說。我自己想這下可糟了，是不是還去呢？當我從學校回家時，學校再三請我不要走的，如果非走不可，也要代覓一個替身。可是現在再回去豈非太不成話嗎？後來再三考慮，只一面請託，一面向南京報告情形，一面向學校報告情形。三天後，學校來信說，如一時不走，千萬回去，以免學生學業耽擱，於是決心先到學校「待機」再議。幸而學校距離家中，只有七小時的火車，並非甚遠。不意我剛剛到校三四天，忽然來了快信，說旅遊已竟下來了，催我快快回去，我記得那是一個很冷的日子，在夜半趕火車，睡在風吹雨打的車站候車棚下，精神已竟很不好，等掙扎到了北京，就發燒起來，一下子病到了，心裏想，這次遠行，真是不利，可是不知為什麼，不管多麼困難，也非走不可。家中告訴我託了房東的親戚辦理旅遊，碰巧這人很熱心，馬上就去奔走，要錢的事，或者靠不住，不過沒有熟人容易積壓是真的，這位先生在雨夜踏泥濘親自將旅行證送到我家，可見中國人還不是百分之百的自私自利。我的病很簡單，無非心中焦灼，外受風寒，休息兩夜，也就好了。但這時已距接到南京信二十餘天，不知有無變故，打了幾回電報，也沒回信，不免又為這個放心不下。恰好病愈的翌日，深夜十點，南京快信來了，催我趕快就道，於是才到西單牌樓的售票處買

了車票，我記得清清楚楚，連同渡江輪渡，是十八元二角。但行李不能在此買票，必須運到前門車站。辦好回家，檢點行裝，聽說貴重物品，不便交運，因往往遺失，我也沒有什麼寶貴的東西，昔人所云：一肩撲被，足以當之。只是這個破舊的家，已竟住了幾年，一草一木，都有情感，難免有些不好過。八歲的阿楠養了一只母雞，孵出十幾隻健康的雛雞，滿地亂跑，更使家中增加許多生氣，大盪花發了芽，槐樹葉子也有了消息，街頭賣零吃的小販元氣淋漓的呼叫着，這些熟稔的東西都要在短時內別離，惆悵與留戀是不可避免的。太太怕在路上不便，總要多帶東西多帶錢，走路的則怕麻煩，不願意多帶。這種好意的誤會終於藉着一隻皮包應當裝什麼的題目爆發了，當下各執已見，甚至於賭氣睡下，不去管他，可是她還是在我睡了以後，擦着眼淚給裝了水菓，點心，饅頭，和應換的衣服，及洗漱用具等，我常說的夫婦之間的糾葛，大約像這樣不必要的意見分歧就是最顯著的一種罷？

清晨起來，雖是四月，北地尚寒，加之心中不快，坐到車上，傷感得很。津浦車八點開，我到車站時大鐘的針正指七點十分。自己提着大包小裏，去買行李票，買好還要「列厲行」去排隊。這隊浩浩蕩蕩，早已排到大門附近，按照時間估計，恐怕有上不去車的危險，而那個帶着紫臂章穿草綠衣裳的「案內」，是那樣的橫，他把不十分必要的「優越感」全擺布出來。這是我們早已看慣了的，倒也不足為怪，可是眼看就誤了時間，我不能不本能的冒險向前搶一步，那知竟觸此公之怒，摘下我的帽子，作為懲罰。我是只管上車不計其他，擠來擠去，擁到軋票口，一身臭汗，好不容易！案內右手揚帽子，大有向我示威之意，我真有點不能容忍了，一伸

手奪了過來，隨着人潮進車站，儘管他喃喃的罵，也不理會了。五年前的案內是如此，今日之所謂黑帽子有打死旅客的資格，又何足怪。所以近來絕對避免出外，甚至連家門都很少出，假使沒有跑單幫的必要，我想這一動不如一靜的哲學是不錯的。上了車，車上已是人山人海，好容易覓到一個坐位，對面一位山東女人，帶了兩個癩痢頭兒子，爬上爬下，難於和他在一起對付，只可搬家大吉，好在那時車上畢竟不像如今這麼裝沙丁魚似的難過，出了永定門，也就坐好了。這個城門一年也不知進出多少次，這一回遠望天壇，近攬蕭寺，（近處多廢寺）不知何日，重入國門。心中千頭萬緒，胡裏胡塗到了天津，天津以南，我還沒有去過，於是心中格外忐忑不寧，自老龍頭車站向北向西大迴旋，經西站南下；西站附近，非常蕭條，毫無都會氣象。這時憲兵和警察開始檢查旅客，翻箱倒篋，四鄰不安，我也被全身摸索過，把南京的來信看了又看，總算沒說什麼，阿彌陀佛！車過滄州，遠見運河沿岸，沙塵障天，日色昏黃，彷彿天淨沙小令「斷腸人在天涯」的意境，同時看那廣闊的原野，漫無津涯，「大陸」之爲「大」，於此可觀。日暮，抵德州。一天不會吃東西，也不知飢餓，德州賣的燒雞很有名，對面坐的商人買了一只，嗅了嗅說不能吃，已竟腐臭了，我也就沒有買，拿出面包和雞蛋，稍微吃了一點，又吃了一只水果，一天的飲食就這樣解決了。

德州是有名的城池，吾家曉嵐先生與德州盧氏兒女姻親，而且因爲株連的官司，被遣戍玉烏魯木齊，故幼時對此地便有印象。現在看了那片古老的城牆，不知城中世家望族尚有幾許存者！車在這裏停了許久，大約照正式時間已遲誤至一小時以上。過此嘆色蒼茫，車內燃燈，車僮令將橡皮

窗簾拉下，窗子關好，立時顯得很氣悶。我的習慣是在生疏的路程中絕對不能睡覺，只好偷偷的向外望那天際的星斗，平遠的田疇。麥子已竟有一尺多高，晚風吹拂，恍如波浪。過洛口鐵橋也不知道，直到濟南，才又看見明朗的燈光，與懂懂人影。濟南車站建築宏麗，白石爲壁，純料德國作風；自濟南開出，猶見殘燈隱落，點綴曠野間。我自己揣度，這回不能瞻仰泰岱和孔林了，因爲泰安和兗州都在夜半經過。泰安車站很冷落，有個鄉下人，買票原是想到德州的，但因不識字，也沒有告訴他，直到此地，尚未下車，被一個日本軍人發現了，告訴他該趕快下去，他還不肯。當時大家都嗤笑他，其實想起來是多麼可憐，多麼恥辱。從窗隙外窺，天氣黑沉沉的，一點東西都看不到，泰山雖高，也是枉然。直到民國三十二冬北返，乘往天津的車時，才在白天看見岱宗的面目。到兗州是夜二時左右，站台上種着幾株柳樹，昏黃的燈光照着樹影在地下動蕩，觸人旅思，不禁潸然。車停好久不走，傳說紛紛，有的說前面鐵路發生障礙了，旅客心裏，七上八下，可也無法可想。站上充滿了賣蘿蔔的，和賣土製雪茄及大黃的，只聽見一片叫賣聲，「買大黃罷，買大黃吧！」我心中十分奇怪，又不是患便秘，誰要買大黃呢！後來才知道此地特產，可以買了送人的。應在拂曉到徐州，照現在停頓的時間算，無論如何是不能了。大家等得心焦萬分，眼看東方發白，太陽也照到兗州府城的東壁上了，還沒消息，拿着工作錘的從業員跑來跑去，檢視每輛車的輪軸。直到七點多，才蠕蠕動轉，車箱裏謠言四起，據云，前面發現地雷，炸毀貨車一列。傍午至界河，又停住不行，或者出毛病就在這裏附近罷，究竟不能明白。車開後，又聽說到徐州必須換錢的事，覺得這事真麻煩；實則當時以聯銀券換軍票一元，

到南京軍票一元，值老法幣一元二角五分，而老幣八角五分，即換聯券一元，在一個循環中一塊聯銀券即變成一元六角餘，設一人在徐州易聯券一千元，至南京可以有六百餘元盈利，不勞而獲，孰愈於此，無怪從臨城起，上車的人如潮水湧至，大半皆是作這種生意的。普通旅客一人只許換二百元，我因嫌煩擾，僅換百五十元。徐州附近，山勢雄壯，麥田如海，古代英雄，紛起淮泗，並以此為制霸之基礎。看了地形，才知其理。在車站上只顧軋在人羣裏去換錢，竟沒工夫細看徐城景色。天氣漸熱，夾衣已有些穿不住，頭上大汗淋漓。這時忽有人說，車子今天只能到蚌埠，不再開往南京，我聽了將信將疑，心想如果在蚌埠過夜可糟了，一個認識人也沒有，還不如住在徐州，有位朋友正在這裏作中學校長。正在不能決定的時候，車已開行，一切聽之罷，反正這時代出門是由不了自己的。

徐州以南除去麥田外，漸有大塊的雅片，各色的花，非常美麗，這麼大規模的種毒，我還是第一次看見。徐州以北沿路車站，險要處均有很高的碉堡，以南便不見了，所謂「愛護村」，在沿線蓋上一間極簡陋的茅棚，值班的農民破竹竿挑着面污穢的旗子，也有的手裏拿着鐵矛，或梭標，弄得人不知到了什麼時代！傍晚渡淮水，鐵橋甚大，遠處有看到蚌埠的大烟鹵，不久進站，一片轟雜。果然車僅驅逐旅客下車，說不走了，對於我們，真似晴天霹靂。幸好過徐州後，在同車中認識了朱先立君，提起乃是我的親戚的同學，談得很投機。他是給別人接家眷的，其累贅當然尤甚於我。我們決定密切合作，他在前面少帶行李，先出站去覓客棧，我在後面看守大部分雜物。出站時檢查甚嚴，警察老爺手持竹片，亂打亂喝，挨打的很不少。比起北平警察之溫和有禮，實在差得遠了。先立頗敏捷機警，

居然在車站最近的地方找到客館，有房兩間，說是旅館，其實只是竹笆作的假樓房，大門掛着「交通旅館」的牌子。一進門首先看見經理室一榻橫陳，大老板正在噴雲吐霧，心想這地方真古怪，吃雅片竟像家常便飯一般，或密爾產區，近水樓台的關係罷？我們兩個住一間房，氣悶污濁，臭蟲蚊子，不知有多少，心想這一定不會睡得好，到附近大街上去看看，始知此地金融情形，無限複雜，各種票子，均可通用。（最近聞街頭錢攤，甚至連開金券老法幣現洋全有，而跑單幫的人，也有不少做這種生意的，將來殊不敢揣想金融之紊亂，到如何地步，反正有許多票子會變成從前的馬克，是沒有問題的了。）蚌埠雖屬接近江南，而其風俗言語，大體與黃河流域無別，中國文化以淮水為中間地帶，淮南淮北，大異其趣，至長江以南而更具體顯著，昔人謂橋枳變化，以此為界蓋有由也，唯淮徐在古代亦是文化很發達的所在，自戰國時為楚所掩有，如壽縣出土楚器，自文字花紋形制各方面看來，均足代表文化水準之高，且與中原自成統系，其他在文學，思想各方面，無不如此。秦以後豪傑英雄，紛紛蔚起，又成政治人物重心，不意近世在文化上却寂寞無聞，看起鳳陽舊址的蚌埠現狀，完全是鐵路開通的碼頭文化；我不知鳳陽縣城內景况如何，若也這樣，那可真令人失望了。

買了兩碗湯麵，和剩下的面包一起狼吞虎咽吃下，倒頭便睡。打聽明白早晨五點多有往南京去的車，叫茶房到時打招呼，疲乏過度，睡得異常好，連思家之夢都沒有，被茶房喚起正是東方發白，暗淡的燈光未滅（此地電燈甚暗，尚不如蠟燭）到一院落小便，見地下也臥滿旅客，鋪着麥桿，呼呼地睡得很熟，旁邊放着手車担子之類，中國苦力之能吃苦，良非其

他國家可以想象，現在天天叫喊吃苦耐勞的人，仍嘗有此千萬分之一呢？車票繼續有效，故手續簡便，一直登車，出站時晨光已露，鐵路兩旁雖仍是麥田，却有南方式的水牛，牧童騎在背上，跑來跑去，在北方這只有圖畫裏才遇得到的。這時發現沿站的民房，均被毀破，有的燒痕宛然，戰爭意味，遠較徐州附近為濃厚，念及流離的同胞，不勝黯黯。車上已有帶着青天白日國徽的兵士，這也是久違的了，三年前為就食赴津東，第一次看見軍警的黑形五色帽徽，心中有莫可名言的感觸，這回恰可與之對映。在車上說話的人似亦較為放肆，指手畫脚，無所不談。到明光，見牆頭有一「大民會」標語，不知其所以然，後來自己推想，或亦即新民會一類的組織歟？滁縣是有名的地方，特別注意看那西南諸峯，却毫無林木之美，只是一片童禿。這兒附近漸有水田，江南的意思才得領略，但後來旅蘇滬，看見真正的江南田野，始知其程度仍有不同；我是北方人，對於烟水垂楊，小舟桔槔，千里平曠，萬頃一碧的原物，固亦有其愛慕，但總覺得太柔了，太幽了，不够硬朗，不够健康，如同看見蘇州美人一樣，讓人有莫可奈何的意思，我還是Return to my native 罷。

正午十二時抵浦口，經過擁擠，檢查，許多煩擾才出車站，看了浩浩的江水，長出一口氣！長江在下關遠不如平常想象那麼偉大，倒是在燕子磯等處比較可以開廓胸襟。輪渡甚小，一二等票旅客在上層，三等則驅入艙下，日後又渡江時，似此種輪渡已無，代之者更小，只有一層了。約一刻鐘，達彼岸，花了六角錢雇車至珠江路，這是友人介紹去寄宿的地方，今日以時價計算，恐須一千元的車資矣。此地黃包車與北平洋車最大的分別是車身特別放寬，寬到犬而無當的程度，兩旁又無臂墊，遂使兩隻手無

法安置。經過一段相當長的馬路，至挹江門，這是國都給人的第一瞥。城樓只剩下空架，下面大字橫寫「建設東亞新秩序」字樣，未免有點矛盾。我忽感覺到似乎是洪楊亂後之景象，也許是下意識的聯想。下車，敬禮，排隊，穿過鐵絲籬，檢查行李，看拍司，放行，雖知許多都市全是要經過這熬鍊才許進城，而親自的經歷，除二十六年歲暮到通州去的一次以外，此次還是破題兒第二遭。進城後，雄偉的獅子山，和砌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字樣的土坡，都給我不平常的印象。不久，過交通部原址，因在報紙上常常看到其照樣，雖焚燬，尙能認出，這種慘狀，北來人感到非常難過，在北方各都市建築物尙無如是浩，却除了天津的大經路和南開。我的服務地址是教育部，那時不知近在咫尺的山西路，驅車直至竺橋友人處，這友人只是同鄉而已，並不識面，拿了第三者的介紹信，闖進大門，征塵滿衣，大汗滿頭，那年的季春溫度，似可與今年比美，馬路柏油，甚至都已融化了。這位陌生的鄉友正在持籌握算，因為他是學校的會計，對不速之客，招待極為周到，吃過飯，又替我向教育部聯絡，約好下午一時到部，換衣服，拿名片，吃傳達之釘子，坐會客室之冷板凳，但在十分鐘後，我竟變成堂堂教育行政最高機構中的一名小卒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蘇青新著

飲食男女（雜文）

女像陳列所（素描）

版出將即